

之物皆僞矣知天下之物皆僞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名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對景之時能如是乎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八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卷六

抱一子陳願微迷
九藥篇
疾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聞子曰勿輕小事小隙以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富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情可勤情一作勤禁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

雜治也蓋人之處世未能去事雖人則應事接物之際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存焉

聖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虞故垂藥石之訓使人服膺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如是哉且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

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

家喪身失命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
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
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
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人小小物小
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且加之謹
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繁之事以
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強忍為
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惰惰成之者
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
於事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哉是知聖人
雖日應事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我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渝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智不如愚十信九中不如一默則辯不如
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強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有一物是吾之物物
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
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
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

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
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
物非我物我非我我纔外物便是外我纔
○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
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為三未免序進也
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
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
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過者
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過者亦不聞
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
不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

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
用吾精神不得其道耳殊不知凡天地萬
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
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
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
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
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
何或愛鐘或愛鼓者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
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又釋前章之旨聖人慮學。

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為大也姑以所見
所聞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
視其物者執某色以拘其見耳之所聞不
知其幾何聲而聽其響者執其聲以拘其

聞惟聖人則不慕彼之聲色亦不拒彼之
形響惟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

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反

本源須知末務苟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
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
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泛應
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為行古道立本源
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
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
能有道

○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
當觀我本無己因七情六欲緣合而生欲
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
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
人成己之學也既能成己矣然後能利物
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為物勝矣焉能利物
哉既能成己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
則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凶堅則物必毀之剛則折矣刀利

則物必摧之銳則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

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抱一子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以深為根以約為紀皆老子之言也關尹子復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非

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忿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級之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抱一子曰聖人不敢為天下先者乃所以為天地萬物之先也何則天下之理不升則不降不後則不先不下則不高故老子為天下谿為天下谷皆此意也以管取水按上竅則水下留以瓶吸水中置火則水逆上皆不升則不降之理與閉竅汲井同一理然則可升可降者水也所以閉之汲之火之按之者人也人之所以能使水之升降留連者氣也雖然天道好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況敢先物乎是尤聖人所大

戒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自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其聰明而捨己從人況餘人乎殊不知不恃己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易而能察人之情偽而擇其為交際難噫知人知言之說堯舜其猶病諸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欲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者故久德文則有賢愚是非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子華子與孔子相遇於途傾蓋終日歡如平生孔子顧弟子取束帛贈先生而子路疑之蓋子華子者老子之弟子程本也孔子一見傾蓋如故此道交也二子邂逅相遇目擊道存豈若世俗之德文利交有賢愚是非利害之分哉宜乎子路之不識也噫安得如程子華仲尼避追傾蓋相忘於形骸之外哉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將謂聖人執一豫格後世聖人何心哉古

今四方一家一身俗尚雖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可從先進則先進可拜下則拜下惟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哉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

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餅尹彭蒙田餅慎到墨翟

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蒙田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敏捷者如今之揮學問答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躍躍習觀之類也和同者如西域教之六羣和合也要急者如今之參

一句話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

逸曠達逍遙自在也是數者雖非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率相類學之多弊亦不可不救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己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視才已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為已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為已有德

驕也至於逢鄙猥之人自以為已有才緣也是五者皆學者之病也宜自藥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

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

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因天下之智辯不

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敵辯如以

火止火以水止水耳奚益哉昔南唐選博

學辯給之使本朝太祖選不識字至

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拔無所施

○即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

時地不能洛搞汝貉是以聖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

不能使魚飛禽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

為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術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勤或尚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

動止近取諸身如此則遠示之人亦莫不然

是則神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

宜動則動之形宜靜則止之耳吾之手不

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

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搞

汝貉而況達我所長乎而況達人所長乎

苟違其形神之所長而強為之斯害也已

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

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

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為人所忌多行則為人所短多智則為人所勞多能則為人所役皆悔咎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

之以默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盡是四

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于事斷之于理作之于人成之于天事師于今理師于古事同于人道獨于己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為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為師古之聖人揆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既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之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聞一善行則奉奉服膺而勿失可謂好學矣殊不知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庶可肺覲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為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終身不忘

昔人謂一句合道語萬劫繫驢椿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世之學者信異而不信常好奇而不好正故多從事於奇務他務多務而

荒其本業廢其常產失其生計道未見而窮困災厄先及之矣殊不知日用常行道無不在故曰人當明於急務所謂急務者

為人子以事親為急為人父以教子為急為人下以事上為急為人上以安下為急。至於為士以行業為急為農以耕桑為急

為工以材器為急為商以貨通為急之類皆急務也豈可捨此就彼哉此之急務了辨不志於道則已苟有餘力而志於道則

道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

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疑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上不同同歸於道有言疑然寂默者有言澄湛虛

微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滅者學者遇此勿生退怖道不在言意言意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茱萸也用之當桔梗茱萸生之不當金玉覽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荼昔人謂細語及麤言皆歸無上道有因巖言而悟道者有研細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用之不當服金玉覽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

言事則有某言中利某言中害之理。至於

言道則無某言中道某言不中道之理。故善^聖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及如水火晝夜之不

侔也學者言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

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為梗為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萬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

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也。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信也。況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又況乎至於不信千萬聖人此則世人尤所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

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信千萬聖人者其信可謂真信矣是人也。

○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

○

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瘡

○

惟聲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瘡則不音

○

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

○

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

○

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

負盲聾瘡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師叱出曰汝非三種病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則不瘡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勘則本情露矣。參同契曰耳目口三寶固塞勿發通陰符經曰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與之意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偽得之中有真夫偽是之中有真非故求真得以為得真

是以為是也。殊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纔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若人學道而忽遇異物異景而橫執以為真得真是者往往多遭魔攝而不悟其為真失真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與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曰吾夢極富貴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知說者曰吾真有是夢不可不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知何以生信說者不能得而取而示之財曰聽者不智聽者不能得而見之則曰說者不實如是則詒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不辨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難聞道易默會難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默會其言外之旨可也苟泥其言而辨其實烏足以爲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篇末垂此章爲訓者蓋欲學者觀此玄言不況不辨惟領悟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
行不平則不常事不銳則不利關尹子述

文始經言外旨卷之九

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

葛仙翁後序

微言妙義既終又慮學者或志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遺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末未有不因末而害本者也世固有因事之失而虧行者亦有因行之虧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損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積德累行而遇事不加之謹哉世亦有志于道而闇提德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垂訓體用畢備本末具陳如此詳盡耶噫關尹大聖人慈愍後世之心至矣蓋矣不可思議矣○

地之底冥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淳乎大海。
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房森若握鬼
魅神姦之印候若飄鷲鶴擎亦作若閻虎
兒清若浴碧株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
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
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符而
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
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
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率親受之咸和
廿一四

丹陽葛稚川曰其體存高丈之資偶好喬
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
必貴也後遇鄭君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
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流我以紫
清之上味後屬洪以闢尹子洪每愛之誦
之藏之拜之字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
者尊聖人也待者精神竟魄也鑑者心也
已者食也全者化也壽者物也藥者雜治
也然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游乎天
地之涯冥沉沉乎若履橫杖而淳乎大海
黃子曰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
魅神姦之印候若飄鷙鶴擎李作若開虎
兕清若浴碧林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
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
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鑑而不可思可待而
不可言其忘物遺人者之所言乎其絕迹
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
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也幸親受之咸和